



丝绸之路上的阿富汗犹太人

——兼谈阿富汗犹太人入华的可能性*

莫玉梅**

阿富汗犹太人至今在国内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阿富汗却是犹太人向东流散的主要地区之一。《圣经·旧约》、出土的碑文、图德拉的本杰明的游记等,为古代阿富汗犹太人的存在提供了证据。犹太人定居于阿富汗的主要商业城市,积极参与丝路贸易,与统治者交好,为其稳定和平的定居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很有可能是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之一。

阿富汗是古代东西方贸易与军事要道,一度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游牧文明、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曾在这里发出璀璨的光芒,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赞誉阿富汗为“文明的十字路口”。古代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也经过阿富汗,使之成为中亚贸易网络的重要中心地区之一。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磐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等几个古国大部或全部在今阿富汗境内,而它们都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关键节点。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820~912)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的一条拉唐犹太商人的路线也经过阿富汗北部地区,如巴尔赫(中国古籍上称之为“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与跨生态交流(6~15世纪)”(17BSS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犹太通史”(15ZDB060)和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近代青岛文化中的外来因素——以青岛犹太人为例”(QDSKL17011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统一国家阿富汗始于1747年艾哈迈德建立的杜兰尼王朝,本文借用这一国家名称来指称古代和中世纪以现在的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该区域大于现代阿富汗。

** 莫玉梅,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犹太史、中外文化交流史。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实施,作为核心地带的中亚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新的“中亚观”逐渐形成,有关中亚的研究方兴未艾。众所周知,犹太人精于商贸之道,自圣经时代便与周边国家有贸易往来,如推罗、以东、俄斐等。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在失去家国后不少人以商业立身,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与其他商业族群一样,从事着收益巨大的丝路贸易。据记载,波斯帝国时期的少数犹太商人已经与更远的东方有过交易,如从中国进口丝绸,从印度进口各种其他的奢侈品。^① 流散至阿富汗的犹太人更是具有地利之便,身处丝路南道中枢,在往来络绎不绝的商旅中成长为中亚丝路商贸的重要力量。对阿富汗犹太人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中亚地区在中世纪时期发生的民族迁徙、碰撞与融合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阿富汗犹太人的起源

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出生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市吾珥,大约公元前 1800 年带着家人和财产迁往迦南。三代后,族长雅各带领族人入埃及以避饥荒。约 400 年后,先知摩西带着犹太人逃脱埃及的奴役,再次回到迦南。此后,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历经士师时代、统一王国时期和王国分裂时期。公元前 722 年,亚述人入侵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 719 年攻占北国首都撒马利亚,以色列灭亡。为了巩固统治,亚述人将以色列王国的犹太人分散到亚述帝国各地。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向东迁移。被分散到亚述各地后,部分犹太人从散居地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印度孟买的“以色列之子”犹太人就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这些被分散的犹太人。^② 罗马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提出,亚述人在公元前 8 世纪征服了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并可能远达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③ 那么,被分散的犹太人中也可能有人在这个时期或随后进入被征服的阿富汗地区。

在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约公元前 559 年~前 530 年),帝国疆域的东部和东北部已至印度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包括巴克特里亚、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地在内的阿富汗全境几乎都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

① 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7, p. 227.

② Schifra Strizower, *Exotic Jewish Communities*, London & New York: Thomas Yoseloff, 1962, p. 49.

③ 参见[阿]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版,第 38 页。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犹太人享有社会和宗教自治,因而大多数被巴比伦人掳掠而来的犹太人愿意留居巴比伦,而不是返回巴勒斯坦。人口的自然繁衍和从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迁入的移民,使犹太人很快遍布整个波斯。《以斯帖记》记载,波斯王薛西斯一世曾下谕“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太人”^①,说明犹太人的足迹早在波斯帝国统治早期已经到达包括印度北部和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此外,人类研究表明,与阿富汗犹太人在生理特征上关系最近的是波斯犹太人,而且阿富汗犹太人的语言是一种波斯方言。^② 这也证明犹太人极有可能在波斯帝国时期已经定居阿富汗,或者阿富汗犹太人源自波斯。

塞琉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312 年~前 64 年),其统治疆域在极盛时期将锡尔河以南的帕提亚、索格狄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等地囊括在内。占领这些地方后(公元前 312 年~前 3 世纪中叶),塞琉古统治者实行殖民政策,“大置移民,兴建军事性的城堡”^③。后来,这个时期修筑的许多城堡大多成为中亚著名的商业中心。塞琉古各君主实行较为宽容的民族宗教政策,治下的犹太人生活安定和平,直到安条克四世统治时期(公元前 175~前 164 年)镇压犹太教事件发生。因此,在早期殖民中亚的过程中,犹太人有可能随之而来,在阿富汗北部与西北部地区定居下来。

波斯萨珊王朝(224~651 年)大体上继续推行波斯帝国时期的宽容政策,鼓励犹太人在波斯定居,因为他们带来了手工业技术和经营生意的方法。^④ 在沙普尔一世(240~272 年在位)当政时期,8.6 万户犹太人从亚美尼亚移入波斯腹地,主要聚居在伊斯法罕和苏萨。^⑤ 到 500 年,波斯犹太人口已达 200 万。^⑥ 犹太人主要聚居在巴比伦尼亚,泰西封、伊斯法罕、苏萨、蓬贝迪塔、尼西比斯(Nisibis)、巴士拉等城市都是重要的犹太聚居地。伊斯法罕现存最早的记录就是一块 130 年的希伯来文碑记。^⑦ 有些城市完全犹太化,如幼发拉底河畔的古城尼哈底亚(Nehardea),被称为“巴比伦的耶路撒冷”。一些边远城市也出现犹

① 《以斯帖记》8:9。

② Erich Brauer, “The Jews of Afghanistan: An Anthropological Report,”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 No. 2, 1942, p. 121.

③ 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④ 参见[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5 页。

⑤ S. W.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XV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97.

⑥ 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p. 227.

⑦ Mehrdad Amanat, *Jewish Identity in Iran: Resistance and Conversion to Islam and the Baha’I Faith*,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p. 19.

太社区,如阿马迪亚、霍伊(Khoi)、斯拉马斯(Slamas)、大不里士、马拉盖(Maragha)、杜拉欧罗巴(Dura-Europos)、加兹尼等。5世纪时加兹尼出现犹太社区^①,说明犹太人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已经定居于阿富汗。

二、阿富汗犹太人的考古发现

尽管犹太人定居阿富汗的时间很早,但由于犹太人口数量不多,或者由于犹太人逐渐地方化,阿富汗犹太人自近代以来一直未见于史书,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自20世纪40年代起,阿富汗境内陆续发现刻着希伯来文或犹太一波斯文的石碑,为阿富汗犹太人的存在提供了切实而丰富的证据。

1946年,有人在古尔(阿富汗赫尔曼德山谷与赫拉特之间的山区)偶然发现了一块刻着犹太一波斯文的墓碑,很快这方墓碑被带到喀布尔。法国学者杜邦-萨默(Dupont-Sommer)首次将碑文发表出来,将墓碑断代为公元749年。但他错将碑文文字判断为希伯来文字,因此他的释读中存在很多误读。^②随后,牛津大学的斯特恩教授(S. M. Stern)和加州大学的费希尔教授(Walter J. Fischel)先后解读了这一碑文。斯特恩根据碑文认定其主人为Elisha B. Mōshe Joseph,但没有断代;费希尔推断碑文的年代为1198年^③,与杜邦-萨默的断代相差449年。

1956年,第二块犹太一波斯文石碑在坦格·阿兆(Tang-i Azao,赫拉特以东200公里处)被发现,但不是墓碑。石碑内容为加州大学的亨宁教授(W. B. Henning)所解读。他认为,石碑上刻着雕刻文字的人的名字,即“亚伯拉罕的儿子(son of Abraham)”“扎切里·b·撒母耳(Zachary b. Smi‘il)”和“撒母耳·b·拉米什(Smi‘il b. Rāmish)”,三人都来自一个叫“Kōban”^④的地方,石碑的断代为752年或753年。^⑤这一断代倒是与杜邦-萨默对第一块墓碑的断代接近。如果亨宁的推断正确,这一石碑将是最古老的犹太一波斯文文献。

1957年8月,法国阿富汗考古代表团成员马里克(M. André Maricq)在哈

① 参见林梅村:《犹太人华考》,《文物》1991年第6期。

② Walter J. Fischel,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edieval Jewish Community at Firūzkūh in Central Afghanist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85, No. 2, 1965, p. 150.

③ Walter J. Fischel,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edieval Jewish Community at Firūzkūh in Central Afghanistan,” p. 150.

④ 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Kōphēn”,所以Kōban有可能是喀布尔或在其附近。

⑤ Walter J. Fischel,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edieval Jewish Community at Firūzkūh in Central Afghanistan,” p. 150.



里河谷(古尔的中心地区)的贾姆村(Jām)发现了一座古尔王朝时期(1148~1215)的伊斯兰教宣礼塔,该塔为古尔苏丹古亚苏丁·穆罕默德·伊本·萨姆(1163~1203)所建。随后,数支欧洲考古队在此展开发掘工作。1962年,意大利阿富汗考古代表团成员布鲁诺(M. A. Bruno)在贾姆村发掘现场以南1公里处发现了一块石碑,然后在离这块石头不远处发现其他三块石碑。四块石碑上面都刻着希伯来文字,跟随后两年里发现的16块石碑一起存放在喀布尔博物馆。经考察,这些石碑都是墓碑,碑上的希伯来文字说明它们是犹太人的墓碑;这些墓碑都在贾姆村附近发现,充分证实在此曾经有一个犹太人的墓地。法国东方学家加斯顿·维特(Gaston Wiet)考察了贾姆宣礼塔后指出,贾姆村及其周边就是古尔王朝设防城市菲鲁兹库(Firūzkūh)所在地。^① 贾姆村附近发现的这些早期墓碑表明古尔王朝时期菲鲁兹库存在一个犹太社区。

从20世纪60年后期到21世纪初,贾姆村附近地区发现的墓碑越来越多,截至2010年,已达74块。^② 墓碑的数量清楚地表明菲鲁兹库的犹太社区规模并不小。不少西方学者就墓碑碑文内容、碑文字体、墓碑断代等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如格拉多·尼奥里(Gherardo Gnoli)、尤金·拉普(Eugen Rapp)、肖尔·谢克德(Shaul Shaked)、埃里克·亨特(Eric C. D. Hunter)等。贾姆村发现的墓碑断代在11~13世纪^③,也有人认为最先发现的那19块墓碑属于12~14世纪^④。下面以几块墓碑为例来看看墓碑碑文内容。^⑤ 第一方墓碑两端有毁损,碑文仅余1行:

金匠,(日期),星期六,15日……

第二方墓碑也有毁损,残余文字有3行:

摩西之子鲁沙尼死了,天堂的祝福

安息日的第二天,1474年

亚达月20日

碑文上的年代为塞琉古王国纪年,即为公元1163年。第三方墓碑两面都有字,保存较为完好。正面两行:

艾萨克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布

^① Walter J. Fischel,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edieval Jewish Community at Firūzkūh in Central Afghanistan," p. 151.

^② Eric C. D. Hunter, "Hebrew-script tombstones from Jām, Afghanist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Vol. lxi, No. 1, 2010, p. 74.

^③ R. Pinder-Wilson, "Ghaznavid and Ghūrid Minarets," *Iran*, Vol. 29, 2001, p. 180.

^④ 参见林梅村:《犹太人入华考》,《人物》1991年第6期。

^⑤ 几块墓碑碑文皆选自:Eric C. D. Hunter, "Hebrew-script tombstones from Jām, Afghanistan".

被称为“强壮者”

反面1行:

1459年

这一年代也为塞琉古王朝纪年,即公元1148年。第四方墓碑毁损十分严重,只余1行文字:

(?)大卫的儿子

第五方墓碑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尼奥里和拉普考释时碑文尚完整,但墓碑的左右两端现已毁损严重。完整碑文如下:

1484年伊亚尔月20日,摩西的儿子

萨赫尔已经去了天堂,

他的灵魂永存,阿门。

1484年为塞琉古王朝纪年,即公元1173年。从上述碑文来看,内容大多为逝者姓名和死亡日期。有的记载了逝者的职业,如第一方墓碑;有的还有逝者的绰号,如第三方墓碑。第二、三、五方墓碑上有明确的死亡时间,都在12世纪中后期,正是古尔王朝的鼎盛时期。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墓碑碑文虽然用希伯来文书写,但借用了许多波斯词语^①,再次表明阿富汗犹太人来自波斯。不过,墓碑碑文上采用的塞琉古王国纪年却说明菲鲁兹库犹太人极有可能是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定居于此的。^②

三、阿富汗犹太人与丝路贸易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赫拉特与喀布尔之间的古尔地区在中世纪时期出现过规模不小的犹太社区,如上面提到的曾经的古尔王朝都城菲鲁兹库。有史家遍寻中世纪时期的穆斯林史料,从一鳞半爪中推断出阿富汗的迈马纳、喀布尔、坎大哈、巴尔赫(今马扎里沙里夫)、加兹尼等城市出现过犹太居住区。^③ 20世纪中期阿富汗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为赫拉特、喀布尔和巴尔赫^④,可以佐证这些城市自古以来便是犹太定居地。从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布在阿富汗的

^① Eric C. D. Hunter, "Hebrew-script tombstones from Jām, Afghanistan," p. 83.

^② 亨特将三方墓碑碑文中的年份1474年、1459年和1484年认定为塞琉古王国纪年,推断出公元纪年分别为1163年、1148年和1173年。但是,塞琉古王国纪年是以其王国建国的公元前312年为纪元元年,按照这个纪年方式,亨特的年代推断似乎有问题。

^③ Walter J. Fischel,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edieval Jewish Community at Firūzkūh in Central Afghanistan," p. 153.

^④ Erich Brauer, "The Jews of Afghanistan: An Anthropological Report," p. 122.



北部与西北部地区和古代属于北印度范围的领土上,皆处于中亚重要的商道之上。

费希尔认为,菲鲁库兹犹太人主要以商业贸易为生,并且为古尔王朝的苏丹们提供服务。^① 这一推断与各流散地的犹太人生活状况极为符合。流散中的犹太人失去国家的政治庇护,不得不与所在地的统治者交好,为其提供服务来获得生存权。在墨洛温和加洛林时期,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宫廷商人一职,被称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s)。在波斯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犹太人与统治者的关系极好,不时有犹太女子嫁入王室,如《以斯帖记》中的以斯帖做了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圣经》中称之为亚哈随鲁王)的王后;萨珊王伊嗣俟一世(399~420)娶了犹太流放者领袖的女儿肖珊(Shoshan-dokht)为妻。^② 亨特也认为菲鲁库兹犹太人极有可能从事贸易。^③ 10世纪,古尔山区成为中亚市场上奴隶的主要提供地。^④ 11世纪,古尔仍然在为赫拉特和锡斯坦的市场提供奴隶。^⑤ 既然奴隶由古尔地区主产,那么这里的犹太人极有可能参与了奴隶贸易。品达-威尔逊提出,菲鲁库兹犹太人以贸易为生,也会从事包括奢侈品在内的其他商品的买卖。^⑥

1169年,中世纪著名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从西班牙北部的纳瓦尔王国的图德拉出发,游历了欧亚非三洲,历时3年。他留下了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游记,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世纪犹太人的重要文献。本杰明的全名为本杰明·本·约拿(Benjamin Ben Jonah),是一位犹太拉比兼商人,所以他极为关注所到各地的犹太教职人员和商贸的情况。在游记中,他提到伊朗与中亚地区的主要城市中都存在犹太社区且规模很大,如哈马丹(3万人)、泰百里斯坦(4000人)、伊斯法罕(1.5万人)、设拉子(有时称为“法尔斯”,1万人)、加兹尼(8万人)、撒马尔罕(5万人)。^⑦ 加兹尼地处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伽

① Walter J. Fischel,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edieval Jewish Community at Firuzküh in Central Afghanistan," pp. 148-149.

② Mehrdad Amanat, *Jewish Identity in Iran: Resistance and Conversion to Islam and the Baha'i Faith*, p. 19.

③ Eric C. D. Hunter, "Hebrew-script tombstones from Jām, Afghanistan," p. 82.

④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Gibb Memorial Trust, 1977, pp. 235-236.

⑤ C. E. Bosworth, "The Early Islamic History of Ghūr,"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61, Vol. 6, pp. 116-133.

⑥ R. Pinder-Wilson, "Ghaznavid and Ghūrid Minarets," p. 180.

⑦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Travels in the Middle Ages*, Cold Spring: Nightingale Resources, 2005, pp. 113-114.

色尼王朝(962~1186)的都城。在中国史书上,加兹尼有不同称呼,如《汉书·西域传》称之为“乌戈山离”,《北史》称为“伽色尼”,《隋书·西域传》称为“漕国”,《大唐西域记》则称为“漕矩咤”。著名文字学家赵衍荪在《白文》一文中提到,呾哒人在公元5世纪末占据喀布尔至坎大哈的大片土地,称之为“Jawada”,意为“犹太”^①,表明犹太人在这个时期已定居于加兹尼地区。根据图德拉的本杰明的描述,加兹尼有8万犹太人,“是一座商业重镇,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语言的商人带着各自的货物汇集于此”^②。这说明12世纪后半期的加兹尼有一个大规模的犹太社区,8万犹太人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肯定经过长时间的移民和繁衍,从而可以推断犹太人定居加兹尼由来已久。由于此地商业繁荣,加上犹太民族的商业传统,不少犹太人必然以商业为生。实际上,早在萨曼王朝时期(874~999),加兹尼已经是一个富饶的商业中心,河中和呼罗珊地区与印度的贸易主要通过它来完成,其居民在与印度人的贸易中发财致富。^③

四、阿富汗犹太人入华的可能性

中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对西来的商人来说却是终点,繁荣的隋、唐、宋三朝吸引着无数人前来,包括犹太人。古代中国的许多地区曾出现过犹太人,如于阗、敦煌、广州、杭州、泉州、明州、扬州、宁夏、北京、开封、洛阳等^④,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历史遗迹、文物或史书记载为证。出现却不等于长期居留,唯有开封犹太人例外。犹太人是集体的形式来到开封的,约1000人,有70姓。

目前,国内学者大致同意犹太人在宋代定居于开封,但对他们来开封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意见。陈长琦、魏千志等人认为犹太人到达开封的年代为998年^⑤;潘光旦认为犹太人是在北宋皇室南渡前50年或60年到达开封的^⑥,即1066年或1076年;陈垣提出,“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⑦。因此,许多人在提

① 参见赵衍荪:《白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Travels in the Middle Ages*, p. 114.

③ 参见许序雅:《萨曼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④ 参见李大伟:《古代入华犹太人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3期。

⑤ 参见陈长琦:《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页;魏千志:《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

⑥ 参见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⑦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页。



及开封犹太人到来时间时没有确定年份,以 960~1127 年为大致的时间范畴。^① 对于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根据现有研究来看,大致分为“印度说”“波斯说”“可萨说”。“印度说”的主要依据为来开封的犹太人敬献的“西洋布”、开封犹太人留下来的三块石碑及其语言特征;“波斯说”的主要依据为开封犹太人遗留下来的碑文中的波斯痕迹、来华传教士的记载和开封犹太人的历史记忆;“可萨说”的主要依据则为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记述和开封犹太人与可萨人的相似之处。^② 宋立宏对开封犹太人的来源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从开封犹太人的称谓“蓝帽回回”出发,认为他们保留有伊斯兰教国家中的“顺民”的一些特点与模式,推测开封犹太人应来自伊斯兰教国家。^③ 但这一种说法与“波斯说”有重合之处。自阿拉伯人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后,不管统治波斯故地的是哪个王朝,其主要宗教信仰都已是伊斯兰教了。

从开封犹太人入华时间来看,10~12 世纪正好是阿富汗犹太人的“黄金时代”,不仅人口众多,以商贸为生并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且与当地统治者关系良好。从开封犹太人的来源来看,不管持哪种说法,许多学者赞同开封犹太人是来自陆上丝绸之路来到开封的,尽管路线稍有不同。那么,开封犹太人有没有可能来自阿富汗呢?事实上,早就有学者提出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不是单一的,不完全来自印度或波斯,甚至直接提出开封犹太人就来自阿富汗。徐亦亭认为,流散犹太人中的一支向东迁徙,经历漫长曲折的转迁后从印度来到开封,但也有来自西域和波斯等地的犹太人聚合过来。^④ 宁平提出,从陆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犹太人可能经由印度、阿富汗等地进入中国西藏,再进入内地。^⑤ 林梅村以加兹尼犹太墓地的发现为证,认为开封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就是阿富汗加兹尼。^⑥ 此外,前面提到的阿富汗犹太人与波斯犹太人相似的生理特征,以及阿富汗犹太人所讲的波斯方言,也可以证明其与开封犹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果说开封犹太人中真的有来自阿富汗的,那么这些阿富汗犹太人从哪里入华?一是经由罽宾丝道,该路线始于汉代。《汉书·西域传》载:“自武帝始通

① 参见郜冬萍:《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开封犹太人后裔为例》,《“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人类学高级论坛》,2011 年,第 338~348 页;虞卫东:《犹太人的中国缘——试析犹太人两次来华的不同经历》,《史林》1996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张倩红、贾森:《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开封犹太社团来历问题研究述评》,《国际汉学》2015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宋立宏:《蓝帽回回与犹太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④ 参见徐亦亭:《开封犹太人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

⑤ 参见宁平:《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⑥ 参见林梅村:《犹太人华考》,《人物》1991 年第 6 期。

罽宾”；《后汉书·西域传》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秣，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乌戈山离（即加兹尼）被认为是丝路南道的终点^①，但由此南可至印度，西可通犁靬、条支，西北可到大月氏。从乌戈山离出发，经过罽宾、难兜、乌秣、皮山、于阗、鄯善等地进入中国内地。8世纪后半期犹太人在于阗遗留的两封犹太一波斯文信件和10世纪中期阿拉伯诗人米撒尔在《出使记》中的记载表明，犹太人从8世纪至10世纪中期仍然生活在于阗及其周边城镇。这对入华的犹太人来说极为便利，所以罽宾丝道应该是阿富汗犹太人入华的首选路线。另一条路线也经由罽宾，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至赛图拉，北行至皮山或于阗，再进入中国内陆。1979年，德国和巴基斯坦的一队考古学者在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奇拉斯一线发现了大量的题记。这些题记涉及不同文字，有佉卢文、婆罗米文、粟特文、汉文、藏文、大夏文、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② 题记的内容简短，大多是过往旅人的题名，如“某某的儿子某某曾到过此处”；也有些记录了在位的王，但都是小王国的国王，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③ 由于题记中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所以学者们根据各种文字的字母形状来断代，大致推断出它们是1~8世纪留下的，也有人认为奇拉斯题记的书写年代在4~6世纪。^④ 希伯来文题记数量极少，其中有一条是奇拉斯所有题记中最晚刻录的，只写了两个人的名字。^⑤ 根据前面的题记断代，这条希伯来文题记应是6世纪留下的，最晚不超过8世纪，表明这个时期有犹太人从这条路走过。中国史书上也有关于这条路的记载。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444年，吐谷浑国王慕利延西进攻占于阗，并从此南征罽宾，曾抵达女国。女国即《唐书》中的东女国，位于今拉达克一带，与罽宾相邻。据考证，慕利延南征路线即由于阗或皮山南行至赛图拉，向西南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至拉达克的中心列城，再折向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⑥

阿富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阿富汗犹太人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商业活动既为自身服务，也为当权者服务，繁荣了地方经济，同时也提升了犹太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在全球史的视域下，中世纪阿富汗犹太史不仅是犹太流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环。如今，阿富汗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成员国家，阿富汗犹太人也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着。

① 参见杨巨平：《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页。

③ 参见[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7页。

④ 参见Karl Jettmar (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 1: *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89, p. 407, pp. 131-137.

⑤ 参见[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第39页。

⑥ 参见殷晴：《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